

行旅中的 建构与喻辞

王涛◎著

埃德加·爱伦·坡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行旅中的 建构与喻辞

王涛◎著

埃德加·爱伦·坡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旅中的建构与喻辞：埃德加·爱伦·坡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 王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7

ISBN 978 - 7 - 5203 - 2234 - 8

I. ①行… II. ①王… III. ①坡 (Poe, Edgar Allan 1809 - 1849) — 作品—传播—研究—中国 IV. ①I712. 064②I20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938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315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他者的还原：多维的埃德加·爱伦·坡	16
第一节 埃德加·爱伦·坡：人群中的人	16
第二节 埃德加·爱伦·坡的多张面孔：创作概观	29
第三节 埃德加·爱伦·坡在国外	54
第二章 埃德加·爱伦·坡在中国的译介	97
第一节 埃德加·爱伦·坡在中国的译介	97
第二节 译介中的变异	146
第三章 埃德加·爱伦·坡研究在中国	179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埃德加·爱伦·坡研究	179
第二节 新时期的埃德加·爱伦·坡研究	194
第三节 埃德加·爱伦·坡在中国台湾的传播和接受	239
第四节 埃德加·爱伦·坡研究在中国的反思	248



第四章 埃德加·爱伦·坡与中国文学的契合与影响	260
第一节 埃德加·爱伦·坡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	261
第二节 埃德加·爱伦·坡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契合	272
第三节 埃德加·爱伦·坡与中国当代作家	333
结 语 行旅中的建构与喻辞	358
附录一 爱伦·坡年表	365
附录二 爱伦·坡作品汉译（1949 年前）	375
附录三 爱伦·坡研究论文（1949 年前）	379
附录四 爱伦·坡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翻译及研究	382
附录五 爱伦·坡作品篇目中英文对照表	386
参考文献	397
后 记	410

绪 言

埃德加·爱伦·坡（Edger Allan Poe，1809—1849，以下为行文方便，统称“爱伦·坡”）在他短暂的生涯中，为我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中包含了诗歌、小说、评论等多种创作形式，并被认为对后世文学从创作理念到文学形式均做出了开拓性的卓越贡献。他一度被冠以了无数的桂冠：现代派的先驱、前卫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的远祖等。在小说上，他被视为第一个将美国小说带到世界的人，被看作短篇小说的有力倡导者、现代文学流派的宗师、推理小说的创始人、现代科幻小说的先驱、现代心理小说的开创者。对于他的诗歌，人们也给予了很高的敬意，连以“挑剔”著称的怪才辜鸿铭也在1920年的《纽约时报》上发文《没有文化的美国》，毫不吝惜地称赞，“除了坡以外美国是没有诗歌的”。他的文学理论思想也被赋予了极高的评价，除了影响后世唯美主义的“为诗而诗”的诗学主张，他对诗歌音乐性的高度重视，对短篇小说“效果论”的理论探讨都深受后世所推崇。他的哲理散文诗《我发现了——一首散文诗》，甚至被认为是与后世科学家对宇宙秘密的探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许多为我们所熟知的文学大师们诸如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人等都曾声称自己受益于他，并对他致以了崇高的



敬意。而在后人看来，受到他影响的作家可以列出包括纳博科夫、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等文学大师在内的长长的名单。因此，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日益认识到作为现代派远祖的埃德加·爱伦·坡的世界性意义，不少研究者都将目光投到了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研究。不但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关于爱伦·坡在国外的影响、接受和研究状况的论文不胜枚举，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专题研究爱伦·坡在国外的接受、传播和影响的论著。早在1934年，纽约就出版了旨在探讨爱伦·坡在西班牙的译介、研究和对西班牙作家的影响与契合的学术专著《埃德加·爱伦·坡在西班牙文学》（John Eugene Englekirk. *Edgar Allan Poe in Hispanic literature*. New York: Instituto de las Espanas en los Estados Unidos, 1934）。1941年，有人将各大学者在坡学会举办的年度讲座上讨论爱伦·坡对世界影响力的论文进行整理，编辑出版了《坡在国外》（John C. French. *Poe in Foreign Lands and Tongues*, 1941）一书，其中收录的论文广泛论及了爱伦·坡在法国、俄国、德国、西班牙以及西班牙语国家的传播和接受情况。1947年出版了讨论爱伦·坡在德国的译介、研究和影响情况的专著《埃德加·爱伦·坡的德国面孔》（Thomas Svend. *The German face of Edgar Allan Poe: A Study of Literary References in His Works*, 1947），1971年出版了《埃德加·坡的法国面孔》（Patrick F. Quinn. *The French Face of Edgar Po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是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有关爱伦·坡与法国的影响关系探讨的基础上，对爱伦·坡在法国的传播、接受情况进行整理的较为系统的成果之一。1998年，雷切尔·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在她的《英语文学与俄国美学文艺复兴》（*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e Russian Aesthetic Renaissance*, 1998）一书中关注到了爱伦·坡的文学创作对世纪之交俄国诗人的深远影响。1999年，洛伊丝·瓦因斯（Lo-



is Vines) 主编的《坡在国外：影响、声望、亲和力》(*Poe Abroad: Influence, Reputation, Affinities*, 1999) 更为深入地探讨了爱伦·坡创作的世界性意义。其论著关心的范围除了包括爱伦·坡对西欧各国文学和作家的重大影响外，还注意到了以往并不为人关注的爱伦·坡对南美、东欧和亚洲等国的文学影响。2000 年开始，《坡研究》开辟了旨在专门探讨爱伦·坡对世界文学影响的“国际视角”专栏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其论述范围已经拓展到了爱伦·坡对俄罗斯、以色列、比利时和保加利亚等国文学的影响。可以说近两个世纪以来，对于爱伦·坡在世界各地的文学传播、影响的研究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甚至到了 2001 年，贾尔斯·冈恩 (Giles Gunn) 在《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中还将爱伦·坡对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的影响作为他论证自中世纪以来逾越政治和国家疆界的漫长的“文化迁移史”的重要例证之一。2002 年，《坡研究》(*Poe Studies*) 的副主编贾纳·阿杰辛格在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 (MLA) 学术研讨年会上的“爱伦·坡研究方向回顾与展望”专题讨论会中更是将爱伦·坡的文学实践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和影响，提升到了在国际关系中文学与文化交互历史的重要地位。而爱伦·坡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也正是他的世界性影响中的一部分，也需要我们对之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整理和研究。



爱伦·坡作为我国较早译介的美国作家之一，早在 1905 年就已由周作人翻译的其推理小说《玉虫缘》(*The Gold - Bug*, 今译《金甲虫》) 而为我国读者所熟知。自此以后，我国对爱伦·坡的译介几乎就没有中断过，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我国出版的其作品



选集的版本已经多达上百种，对爱伦·坡的重要著述也有了一些汉语译本，构成了中国翻译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有关爱伦·坡的研究论文，也伴随着对他的译介同步展开。自1908年12月署名独应发表在《河南》第8期上的对爱伦·坡的作品《寂寞》（今译《静——寓言一则》）后的“著者事略”的简短介绍开始，至今，我国对爱伦·坡的相关介绍已经多达400多篇，硕博士论文以及专题性的学术专著也不断出现，爱伦·坡在中国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其中“爱伦·坡在中国”是比较文学中典型的文学影响研究。是继《歌德与中国》（杨武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荒原”之风 T. S. 艾略特在中国》（董洪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狄更斯与中国》（童真，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之后，通过“个案”研究对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的再思考。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开始显得日益重要，关注世界文学的交流中，我国文学文论在文明文化冲撞中动态的演变发展，以及思考如何在保持自己民族特性的同时做到与时俱进，是我们当前思考中的一个难题。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在对它们的清理中通过“文学”这个媒介理解跨文化交流中两种文化之间的冲撞、融合，甚至因误释而带来的扭曲和变形。值得注意的是在爱伦·坡的各种类型的创作中，其“超自然恐怖小说”中那种怪诞、神秘、恐怖因素又多和中国文坛一直潜藏的怪诞之气有所暗合。它们随着五四新文学发生期对外来文学的全面译介而为中国引进和吸收，在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又一直和中国文学中的怪诞之气有着契合和影响，这些都值得我们对之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思考。而我国文学发展中的“神秘”“怪诞”“恐怖”等边缘性话题，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学界的重视和清理，以“爱伦·坡”的创作在我国作家中的影响实绩为例，清理我国文学发展中的此类边缘性话题，考察



文学交流中的文学发展，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总体上看来，爱伦·坡在中国的传播、接受是其世界性影响的一部分，涉及的研究内容比较丰富和复杂，加之至今尚未有人对爱伦·坡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做过系统的研究，因此对它们及时进行文献清理，知识总结，理论探讨，并以之为个案思考我国的文化文学交流现象，是当前比较需要的一项工作。

“爱伦·坡·研究在中国”这一课题已经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盛宁先生的硕士论文（英文）《埃德加·爱伦·坡和中国现代文学（1900—1930）》[*Edgar Allan Poe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30)*] 以及之后他在《国外文学》（1981年第4期）上发表的硕士论文的阶段性成果《爱伦·坡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可谓是我国在此领域里最早的研究成果。其硕士论文第一次较为翔实地介绍了1900—1930年以来，爱伦·坡在我国的传播、接受情况，整理出了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并对爱伦·坡在20世纪头30年，主要集中在二三十年代对中国文坛的影响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受到爱伦·坡创作影响的作家归为三类，第一类是以陈翔鹤、李健吾为代表，认为他们在创作上从创作主题到创作技巧都受到了爱伦·坡的直接影响。第二类，盛宁认为以郁达夫为代表，在美学观念上和爱伦·坡接近，受到了爱伦·坡的间接影响。第三类是以鲁迅为代表，在无意中受到的影响，并指出茅盾的《叩门》与爱伦·坡的小说《泄密的心》有形似之处。另外还提到了一些作家和爱伦·坡的相似性，如冯广涛的《马兰之死》和《黑猫》的相似，滕固小说和诗歌中的哥特元素，闻一多的《渔阳曲》。盛宁先生具有丰富信息含量的研究成果，为日后国内外学者对爱伦·坡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其研究视野仅局限在现代文学，特别是集中在现代文学的发生早期，就研究内容而言，



还需要我们在更大范围内做进一步的梳理和清理。同时，在论述作家影响时，出现了一些材料上的缺失，比如盛宁先生分析爱伦·坡对郁达夫的影响时，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而将郁达夫归为在人格气质和美学原则上和爱伦·坡近似，而忽略了二者之间的事实性联系。在论述茅盾与爱伦·坡之间的影响关系时，虽然注意到了茅盾的《叩门》一文与爱伦·坡风格上的契合，但将之归为其曾经翻译过爱伦·坡《泄密的心》的影响，是不够准确的。茅盾的《叩门》实际上是对爱伦·坡《乌鸦》一诗的摹写。但是其对这一学术问题的敏感以及对资料的整理和收集，也为本书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参考。此时期还有一些论著也对爱伦·坡在中国的传播、译介和影响做出粗略的勾勒。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关于爱伦·坡在中国的译介研究。一方面是对爱伦·坡在中国的译介历程的清理。爱伦·坡的重要译介者曹明伦先生在《中国翻译》2009年第1期上发表了《爱伦·坡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纪念爱伦·坡200周年诞辰》一文。论者以一个翻译者的身份对爱伦·坡在中国的翻译历程做了细致而深入的清理。认为爱伦·坡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始于20世纪初，经历了译介空白、系统译介和重译本层出不穷三个阶段。尽管该文具有较高的学术史料价值，但是，在知识性的文献清理中还是有所遗漏，如对中国台湾和沦陷区的译介成果几乎没有关注，同时对译介的外围环境关注不够。另一方面是对具体译本的研究。郭伟廷的《论爱伦·坡小说〈泄密的心〉的中译与修辞》（《修辞学习》2008年第1期），通过分析爱伦·坡小说名篇《泄密的心》中的13种修辞手法，逐种检视比较近年五个中译本相关的处理，以探究文学作品中译与修辞的关系。总的说来，我们还有必要从主要译本产生的文化社会语境、译者的文化身份与主体意识、译者的翻译思想与翻译策略、译本特点及译文



对比、源语和目的语的跨文化影响等方面对爱伦·坡在中国的翻译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

其二，关于爱伦·坡在国内的研究历史。主要有龚玥竹的《爱伦·坡国内研究现状》（《安徽文学》2008年第10期），朱振武、高莉敏的《中国爱伦·坡研究卅回眸》（《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第4期），曹曼的《国内外爱伦·坡研究综述与比较》（《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其中以朱振武、高莉敏在2009年第4期《中国比较文学》上发表的论文《中国爱伦·坡研究卅的回眸》最具有代表性，该文从1979—1989年、1989—1999年、1999—2009年三个十年，分阶段地对我国当代爱伦·坡研究的发展历程做了一次细致的梳理。但是，总的来说，以上研究成果在研究范围上，还仅局限于我国新时期爱伦·坡研究的情况，而对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却缺乏应有的关注。同时，在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上还不够完整和全面，材料比较单薄，我们还有必要从史的层面对文献资料进行整体把握和系统梳理。在具体研究上，又多流于表面，研究重心也仅局限于对文献资料的清理，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到历史发展的纵深处，在“爱伦·坡研究在欧美国家”的参照中，进一步反思“爱伦·坡在中国的研究”。

其三，关于爱伦·坡与20世纪中国作家、中国文学间的影响和契合研究。目前研究中涉及的作家有鲁迅、施蛰存等，还有研究涉及中国当代恐怖小说创作，研究上侧重于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研究，对当代作家多以平行研究为主。许希阳的《施蛰存与爱伦·坡》[《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从创作渊源上分析了施蛰存与爱伦·坡的事实性联系，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方法探讨两位作家小说中“怪诞”的生成与表现。其他的还有《“恐惧”与“恐怖”——施蛰存与爱伦·坡荒诞小说的



主题之比较》[翁菊芳,《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期]。分析爱伦·坡和鲁迅之间影响关系的,袁荻涌的《鲁迅与爱伦·坡》(《贵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从史料出发,分析了鲁迅和爱伦·坡在象征和恐怖手法等方面的相似性。苏煜的《鲁迅与爱伦·坡》(《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9期),从鲁迅和爱伦·坡二人的实时性联系着手,侧重探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爱伦·坡的作品在人生哲学上的认识体验以及笔下狂人的孤独、恐惧、忧郁心灵投影的相似性。王吉鹏、臧文静的《鲁迅与爱伦·坡》(《东方论坛》2003年第6期)基于文学影响的事实,比较了他们的死亡意识以及在艺术手法上对真实病态心理的细致刻画。与中国当代恐怖小说之间的影响研究,王德峰的硕士论文《爱伦·坡与世纪之交的中国恐怖小说流派》(兰州大学,2007年)以爱伦·坡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世纪之交中国恐怖小说的兴起为切入点,分别从创作理念上对心灵恐怖的追求、文本内容上对死亡、人性、复仇这些主题的借鉴、表现形式上对梦幻氛围的营造、独特意象的构筑、悬念的精心设置以及轮回手法的巧妙运用四个方面分析了爱伦·坡和世纪之交中国恐怖小说的内在契合。其他的还有,胡克俭的《爱伦·坡与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恐怖小说》[《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另外还有论者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对爱伦·坡与中国当代作家进行比较,如秦虹的《孤独中的理性之爱与感性之美——北岛与爱伦·坡的爱情诗比较》(《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谭瑾瑜的《埃德加·爱伦·坡与海子的诗歌之比较》(《湘潮》2008年第2期)等。但是此类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多以平行研究为主,忽略作家之间的事实性联系,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缺乏宏观的审视,以及研究上系统性的缺乏都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努力。



二

本书以爱伦·坡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影响为研究对象，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对“埃德加·爱伦·坡在中国”这一课题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旨在以爱伦·坡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具体演进路线进行实证主义地再现，探寻我国对外来文学经典译介与研究的规律、特征和接受取向。并以中国文学自身的发生和展开方式为问题域，借助“族裔理论”，考察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族文化”以及“个体话语”对外来文化的“塑形”作用，反思中西文学关系研究中有关东方与西方、翻译策略与权力构建、历史与变化等理论话语的状况。

从研究内容上看，本书主要包括的研究对象关涉这样三类：外国文学研究，其中包括爱伦·坡其人、其文以及世界性影响的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以爱伦·坡在国内的传播、接受为主线，考察爱伦·坡在国内的翻译情况及其作品在国内的研究情况。中国文学的发展研究，以影响研究的实证考察为基础，关注爱伦·坡与中国作家的关系研究，以及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影响研究，旨在能够通过“埃德加·爱伦·坡在中国”这样一种视角来透析中国20世纪文学生成和发展中的“怪诞”“恐怖”“神秘”等边缘性话题。

在进入本论题之前，首先有必要对 Edgar Allan Poe 的译名做一番说明。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 的本名是埃德加·坡 (Edgar Poe)。他母亲去世后，由商人约翰夫妇 (John and Frances Allan) 收养，才用他们的姓做了中名。当他幼年还在学校的时候，常常被叫作埃德加·爱伦 (Edgar Allan)，大约在 1827 年，爱伦·坡



离开养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使用中名 Allan，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名字。据现今保留下来的书信看来，在他的整个一生中，爱伦·坡通常将他的名字写作 Edgar A. Poe，或者是 E. A. Poe，还有的仅写作 Poe 的，直到 1848 年，在为数不多的信件中，他才开始在一些通信上使用自己的全名 Edgar Allan Poe。爱伦·坡去世后，格里斯沃尔德（R. W. Griswold）编辑出版了两卷本的爱伦·坡文选集《爱伦·坡文选》（*The Works of the Late Edgar Allan Poe*, 1850），开始不再使用爱伦·坡自己常用的缩写形式，而是使用了他完整的中名。但是也许是排版印刷上的疏忽，将 Edgar Allan Poe 的名字错拼为 Edgar Allen Poe。这个错误拼写影响非常大，在很多通俗读物，甚至学者的研究论文中，都一度出现了这种拼写上的错误。甚至在 1909 年精心策划的爱伦·坡的纪念活动上也出现了这种错误。因此在很多资料上，我们都会看到这种错误的拼写。爱伦·坡及其作品很早就被译介到了中国。但是在早期阶段，对他的名字出现了哀特加·埃兰·波、爱茄·欧伦濮、爱浦伦、艾得迦波、亚兰坡、阿伦波、普等不同的译名。如 1917 年周瘦鹃译《静默》（*Silence—A Fable*，今译《静——寓言一则》，收《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将爱伦·坡的名字译为“哀特加·埃兰·波”。1924 年 9 月，《学衡》杂志第 45 期上又发表了顾谦吾的骚体译文《鹏鸟吟》，将爱伦·坡的名字译为阿伦波。1929 年 3 月出版曾虚白的《美国文学 ABC》（ABC 丛书社）中有专章介绍爱伦·坡，将其译为爱茄·欧伦濮，1934 年商务印书馆推出了伍光建翻译的《普的短篇小说》将爱伦·坡的名字译为“普”，1935 年世界书局方璧等著的《西洋文学讲座》《第八章》专章介绍爱伦·坡，也将其译为爱茄·欧伦濮。1937 年上海文业书局出版的孙季康译的《脂粉罪人（侦探小说）》将爱伦·坡译为爱浦伦。1940 年出版的韩侍桁翻译的《西洋文艺论集页数》中将



爱伦·坡的名字译为艾得迦波。1948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张梦麟等译的小说集《荒凉岛》中收有《跳蛙》，将其译为亚兰坡。初期的译名都采用的是音译方式，从读音上，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判断其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埃德加·爱伦·坡。新中国成立以后，“埃德加·爱伦·坡”逐渐成了我们今天通用的译名。同时在我们的习惯用法中，常常又将之称为“爱伦·坡”，也有直接称为“坡”的。这两者在我们今天的通俗读物以及学人们的专题论文，甚至文学史教材中都可以见到。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中国台湾学者朱立民就在他的《逼稿成篇》一书中，专门针对时下中文翻译领域里“爱伦·坡”（在中国台湾通常译为艾伦坡）的习惯性用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艾伦·坡则是一个流行甚广的误译。坡的原名为 Edgar Poe，而 Allan 是他养父的姓，后来才插进去的。坡的名字不是 Edgar Poe 就是 Edgar Allan Poe，绝不可能称为 Allan Poe”。^① 这个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笔者就此译法求教于爱伦·坡的翻译名家曹明伦先生，先生复信“爱伦·坡”这个中译名的确是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误译，但翻译历史名人的姓名应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即凡有约定俗成之译法者，一律从“俗”。即使原来的译法不合适，也无须更改，其理论依据是尽可能减少译文读者的认知成本。的确，“爱伦·坡”的译名已为我国学术界广为接受，同时考虑到爱伦·坡在我国的接受的不仅仅是学界，还有更多的读者受众，因此在笔者的行文中也采用了这种惯用的“误译”。并经曹明伦先生提醒，“但余光中至少在其《黑灵魂》中提到 Poe 时多次使用‘爱伦坡’（中间名和姓之间未用间隔号，并加注说明大陆译为爱伦·坡）。我译的台湾版《黑猫》作者署名也是‘爱伦·坡’”，这里要特别补充的是，在中国台

① 朱立民：《逼稿成篇》，九歌出版社1980年版，第276页。



湾地区，无论是在翻译还是在研究中，对 Edgar Allan Poe 的译名多用“爱伦坡”，不同于中国大陆惯用的“爱伦·坡”。

“外国作家在中国”这一类跨文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命题，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也成为我国比较文学界所乐于探求的重要课题。整体研究思路上，本书延续了这一体系的研究，从比较的视角，跨国、跨学科以及跨文明等在内的文学跨越性研究，综合运用文本分析、社会批评、实证研究、文化研究等批评方法，以“爱伦·坡在中国”为具体个案，以文化语境与文学接受的关系，文学的跨文化影响，影响的本土化为主要研究对象，探析中外文学交流中文学接受的动态过程和复杂样态。本书以比较文学实证性研究方法，对流传路线之勾勒出“日本之桥”的中介作用，对再版、复译、重编、编译，精选集、文集的出版，丛书化、系列化，改编等媒介分析，提供对爱伦·坡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状态的全面观照与研究，展开对爱伦·坡与中国文化遭遇过程的研究。并在传统的影响研究范式基础之上，结合文化语境与文学接受关系研究，以爱伦·坡为个案，考察 20 世纪对外交流中，中国对异质文学样态吸纳、拒斥、借鉴与模仿的动态发展中的变异现象。从译介学以及接受学的角度，考察译者以及接受者对爱伦·坡“其人其文”的接受和传播中出现的种种文化过滤现象，如，新中国成立前，爱伦·坡传记形象在中国的接受和变异，《乌鸦》一诗在我国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早期知识分子接受中的变异等相关篇章即为此类尝试。而在爱伦·坡创作的“文学的他国化”过程中，其曾经影响过世界文学的“唯美因素”“象征色彩”等诸多因素，在中国并未被作为他的典型特征而被广泛接受。相反，他在中国的接受历程中，最为我国国人所接受的是他“超自然恐怖”类小说中的怪诞、恐怖、神秘等因素。以这些因素为主线，清理我国文坛潜藏的怪异